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四回 歸故里韓湘顯化 射鶯哥竇氏執迷

茫茫苦海，兢兢風波。算將來俱是貪嗔撒網，淫毒張羅。幾能夠，翻身跳出是非窩？討一個清閒自在，不老婆婆。

湘子在團瓢內到得三更時分，一陣清風吹將來，湘子就不見了。看官，且說這個時候，湘子到那裡去？原來湘子去見了鍾師父，同去參朝玉帝，奏道：「叔父韓愈，荷蒙玄造，已得回心。尚有孀娘竇氏與林氏蘆英，執迷不悟，難以度脫點化，伏候聖裁。」金童傳旨道：「竇氏原係上界聖姥，因在蟠桃會上盜折葵花，謫下凡間受苦；蘆英原是凌霄殿玉女，因玄帝驅遣天將收伏群魔，天門未閉，蘆英往下窺探，故此貶到凡間，孤眠獨宿，以警思凡。韓湘可同呂岩、藍彩和，再去度化一遭，共成正果。」湘子只得謝恩，前去參見西王母。西王母道：「沖和子喜得覺悟前因，回位有日。只是聖姥、玉女尚在迷途，誰人再去度他？」湘子道：「玉帝遣臣韓湘子同呂岩、藍彩和前去度他，望娘娘指教。」西王母道：「他二人久墮塵寰，一心貪戀著榮華富貴，韓湘須索往補陀山觀音大士處借些仙物變化，才好打動得他。」湘子道：「觀音大士是釋家之尊，與我玄門不相吻合，他如何肯把仙物借與我們？」西王母道：「觀世音乃治世之尊，救人之祖，他那裡分一個彼我。」湘子道：「謹尊仙旨。」辭了王母娘娘，出了瑤台紫府，三個駕起雲頭到南海，見了觀音，借了鶯哥，仍望長安而去。正是：

才離金闕游南海，又到長安市上眠。

此事表過不題。且說次日清早，韓清忙忙進來報道：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哥哥在團瓢內一更無事，二更悄然，恰好三更時分，只見皓月當空，一陣清風吹將來，哥哥就不見了。」蘆英道：「有這等異事，一定是神仙下降，不是湘子回來。」竇氏道：「若是神仙，做事畢竟有著落，不是這般撮空，斷然是游手游食的道人，做障眼法兒來哄騙財帛。我算他今日必定再來，只是立定主意，不要信他。不要說呂洞賓來，就的確確是湘子回來，我和你既與他沒緣分，只不認他便了。」蘆英道：「婆婆主見極是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那壁廂漁鼓又敲響。竇氏道：「韓清，你快去叫我的孩兒來。」韓清道：「方才說道人都是障眼法兒，只不認他，怎的又轉了念頭？」竇氏道：「不是我一時間就說兩樣話，只是我聽得敲漁鼓響，就想著湘子，心酸起來。你快去尋他進來，我有話和他說。」韓清道：「就是昨日那個道人，坐在門前敲響。」竇氏道：「想來還是湘子，你叫他來，待我問他。」韓清便走到大門外，叫那道人。那道人跟了他進來，見竇氏道：「孀娘稽首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兒，你見了我，只該行家中禮體，怎的也說個稽首？」湘子道：「身居蓬島三山外，不在周官禮樂中。」竇氏道：「你為怎麼只打漁鼓？」湘子道：「因世上人頑皮不轉頭，只得把那頑皮繃在竹筒上，叫做愚鼓。有一等聰明的人，聞著鼓聲便惕然醒悟；有一等癡蠢的人，任你千敲萬敲，敲破了這頑皮，他也只不回頭轉意。因此上時時敲兩下，唱道情，提撕那愚迷昏聩的人跳出塵囂世界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兒，你昨日在團瓢內安宿，怎的半夜裡去了。直至此時才來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到南天門與鍾師父說些話，故此才來。」竇氏道：「這裡到南天門有幾多路？」湘子道：「一去有十萬八千里。」竇氏道：「既有許多里數，怎的你半夜裡去了，又轉得來？」湘子道：「姪兒見了鍾師父，又到南海補陀山觀音大士那裡走一遭來的。」竇氏道：「這裡到南海補陀山有幾多路程？」湘子道：「南海補陀山卻近得多了。」竇氏道：「有幾里？」湘子道：「只得八萬四千七百餘里。」竇氏道：「兩處往回，就會飛也得一年，你怎麼這等來得快？」湘子道：「我騰雲駕霧，不比世人在地上往來。」蘆英道：「你這些虛頭話，少說些倒好。」湘子道：「我領了玉皇金旨，特來度化你們出家，怎麼說我虛頭？」蘆英道：「公公在日，今日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出家，明日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出家，後來表奏君王，怒貶潮陽，再不見神仙一面。」湘子道：「當初我勸叔父出家，叔父再三不信，直到那藍關道上馬死人孤，虎狼當道，才哭哭啼啼叫我救他。若不虧我的時節，叔父的骸骨也不知到那裡去了？如今現在大羅仙宮為沖和子，好不逍遙自在。」竇氏道：「你叔父死在潮陽公署，地方官現有表文奏過皇上，那一個不知道的？你又亂說度他做沖和子，在天宮快活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身死，是仙家屍解妙法，那裡是真死。」蘆英道：「這話又是沒會問的，憑你說也不信。」竇氏道：「昔年有許多仙物來度你叔父，你叔父還不肯信，你今日把何物來度我們？」湘子道：「仙羊、仙鶴、仙酒、仙桃都是孀娘看見過的，我不拿來度你們，特地到觀音大士那裡借得白鶯哥來與孀娘看。」竇氏道：「紅嘴綠鶯哥，會得念詩、念佛，我這裡到有，白鶯哥卻不曾見，如今在那裡？」湘子把手一招，只見一隻白鶯哥飛到竇氏面前，有詩為證：

雪裡藏身雪裡飛，雪衣娘子勝金衣。

聲聲雪裡呼般若，為是慈門立雪歸。

竇氏道：「這鶯哥有甚奇處？」湘子道：「他會飛、會唱，能舞、能歌。」竇氏道：「你叫鶯歌唱來我聽。」湘子道：「鶯哥，還不唱歌，更待幾時？」鶯哥飛舞盤旋，口中唱道：

〔駐馬聽〕鶯兒最多，百千之中難學我。我從南海飛來，勸你回心，你還貪著笑歌。怕只怕，無常來到，任你珠璣萬解，難逃躲。不回頭，要受磨。縱你是好漢英雄，也要學韓愈秦川受饑餓。

竇氏道：「一片胡言，休要睬他。」叫手下取弓箭來，把鶯哥射死了。湘子道：「孀娘不信也由你，只恐怕到那磨折時節，悔之晚矣！」竇氏道：「古云：『官高必險，伴虎而眠』。你叔父在朝為官，所以遭逢險難。我女流之輩，並不出外生事，虧了朝廷月給俸米，榮享自在，有怎麼折磨？說怎麼懊悔？」湘子道：「祿盡馬倒之時，連姪兒也不來了。」竇氏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？」湘子道：「孀娘，你不醒得，姪兒依舊往終南山去。」竇氏道：「你既不肯在家，隨你往那裡去，莫在此間說長道短，煽惑人心。」湘子道：「姪兒再三勸孀娘，孀娘只是不回心，也枉費這許多心機，我且去休，又作理會。」說畢，揚長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今朝不信神仙話，悔後思前見我難。

韓清道：「明明是一個道人，變做哥哥模樣，來攪這兩日，如今又去了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！」竇氏道：「休得多言，且由他自去。」蘆英道：「婆婆主見極是，休和他分清白。」當即各自歸房。古詩為證：

別郎容易見郎難，怨夫香閣指倦彈。

十二樓台春寂寂，水晶簾箔怯春寒。

不說竇氏、蘆英歸房去了。且說湘子轉身去見洞賓，道：「師父，韓湘稽首。」洞賓道：「汝度得竇氏若何？」湘子道：「弟子去度孀娘，又不回心，如何區處？」洞賓道：「汝將怎麼東西去點化他？」湘子道：「弟子在南海補陀山觀音大士那裡借白鶯哥去點化他，他只是戀著榮華，不顧生死。」洞賓道：「竇氏與蘆英明日在菊花亭上飲宴，我和汝邀藍仙同去度他一遭，且看何如。」湘子道：「多謝師父。」

當下，三位神仙收雲攬霧，下降塵凡，現出陽身，來到長安市上。只見兩個老人家在一所高樓上，靠著窗兒下象棋。因一著差下了，一個要悔，一個不肯悔，兩個就爭得面紅臉脹，還不肯休歇。這兩個老人家一個姓沃，是長安街上暴發財主沃對蒼的老祖公；一個姓權，是長安街上有名頭的權雲峰的親父。他兩個在那樓上爭這著棋，湘子便對呂師道：「師父，那兩個老人家為得一著棋，兩下都不服輸，怎教那爭名奪利的人肯說一句輸棋的話，師父去與他和解了何如？」呂師舉眼一觀，便道：「那兩個老兒倒有幾分骨格，太清宮中盡用得他兩個著，我且點化他，也不枉了下來一番。」

當下三個道人齊齊到樓上，高叫道：「老施主，你們著的是怎麼棋？」

一個老兒答應道：「棋是沒得佈施的，你問我做恁？」洞賓道：「貧道不是來討佈施，貧道的弟子手談極高，一向因出家撒下多時不敢著。今日看見兩位老施主對局，不覺故態復萌，特地來請教一局。」一個老兒道：「我們為要悔一著棋，白筋都爭脹了，

師父若肯來與我下一盤，只不許悔一著。」洞賓道：「為那一著棋，兩位老施主相爭？」一個老兒道：「我起這著馬吃他那著車，他不看見，另起了一著馬，這著車被我吃了，只消再下一著，他穩定是輸的，故此他要悔。」湘子道：「老施主便白吃了這著車，也只得一個和局，怎見得就是老施主贏？」這個老兒道：「你來著，你來著！若是著得做和局，我就輸一錢銀子與三位買齋吃。」湘子道：「著成和局，貧道也不要老施主銀子買齋，只要老施主替我馱了這葫蘆，搗了這花籃，跟貧道做一個徒弟何如？」一個老兒道：「你也不怕罪過，想小小年紀，倒要我老人家做徒弟，可不折殺了你？」湘子道：「彭祖壽年八百歲，還要讓我坐了，他才敢坐。老施主不過七八十歲，那裡便算得年紀高大？」一個老兒道：「年紀大小我也不與你爭，你若果然著成和局，我情願做徒弟伏侍你。」湘子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老施主不要臨期改變。」老兒道：「人口說人話，不是畜牲口吐人言，如何有改變？」湘子就讓老兒吃了這個車，一著對一著，著了十數著，到底只是一個和局。老兒道：「你三位想是神仙，我情願做徒弟跟隨師父。」那老兒也說：「到你跟得神仙，難道我就跟不得神仙？如今你搗了花籃，我馱了葫蘆，一齊出家去。」說罷，兩個老兒跟了呂師、藍仙、韓湘子，一逕來到韓家門樓裡面，坐著敲漁鼓，唱道情，哄動了街坊上許多人。

那韓家管門的看見沃老兒馱著葫蘆，便扯扯他說：「你老太公逐日著棋吃酒，無樣的快活，今日為何替遊方道人馱葫蘆？莫不是作白想耍子。俗話說：『少不顛狂老不板』，你老太公真會得快活？」旁邊一個人扯住權老兒問道：「你是城中有名的財主翁，為何不放尊重些，搗了花籃跟著遊方的道人走？想是子孫不孝順，老人家氣風了，故此裝這個模樣？」權老兒道：「我不瘋，我跟著神仙走，有甚麼不快活？」旁人笑道：「神仙，神仙，只是丟了黃金緡綠磚。」街上人聽了這些話，打號子笑了一聲。那沃老兒、權老兒由他自笑，只當不聽見。

韓家管門的去稟竇氏道：「外面有三個道人，年紀雖不多，到拐了這大街上沃對蒼的老祖公，權雲峰的爺老子做徒弟，替他馱了花籃、葫蘆，在夫人門樓裡面敲漁鼓、唱道情，哄得人挨擠不開，趕又趕他不去。」竇氏道：「喚那三個道人進來，待我問他唱的甚麼道情。」管門的依命，叫三個道人道：「你們不要唱了，夫人請你進來說話。」三個起身，跟著管門的就走，沃老兒、權老兒也隨了進來。恰好竇氏與蘆英都坐在菊花亭上，三個道人近前稽首。竇氏還個禮，便問道：「三位從何處來？」洞賓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從大羅天上八景宮中來。」竇氏對蘆英道：「這道人說起又是神仙。」洞賓道：「貧道不是神仙，是雲水道人。」竇氏道：「三位是同姓麼？」洞賓道：「貧道是兩口先生，這是藍彩和，那是韓湘子。」竇氏道：「我家有個韓湘子，被兩個道人騙了去，至今還沒下落。」洞賓道：「這個韓湘子就是夫人的姪兒。」竇氏道：「面龐一些也不象。前日有一個道人來說是我的姪兒，在我家混了兩日才去，你怎麼又說這個是韓湘子？就真是湘子，我也不認他了。」洞賓道：「既是夫人姪兒，為何不肯認他？」竇氏道：「你三人來此做甚麼？」洞賓道：「來度夫人出家。」竇氏道：「度我出家？手中拿的是甚麼東西？」洞賓道：「是一幅仙畫。」竇氏叫當值的叉起來看，便道：「不過是幅山水，有什麼奇處，說是仙畫？我那前廳後堂許多名人畫片，都懶得看他。」彩和道：「夫人懶看山水，畫上改換了青鳥、白鶴，請看一看。」竇氏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這畫真變過了，只是青鳥、白鶴圖我也不看他。」洞賓又把手一招，不見了青鳥、白鶴，卻變做爛柯仙子，道：「老夫人，昔日王子去求仙，煉就丹成入九天，到得山中方七日，回來世上已千年。門前白石分金井，洞口青芝布玉田。可惜古今人易老，且隨片月下長川。這個圖難道不好？」竇氏道：「我只是不看。」洞賓道：「我喚那爛柯子下來勸夫人出家，夫人信也不信？」竇氏道：「爛柯子到如今已是幾百年了，你從那裡去叫得他來？」洞賓道：「從這畫兒上叫他下來。」便大聲叫道：「王質下來勸韓夫人出家。」叫聲未已，只見那爛柯子婆婆娑娑從畫兒上走將下來，唬得竇氏、蘆英面如土色，啞口無言。洞賓叱道：「王質跪下，休得驚了聖母。」竇氏掙扎說道：「明明三個人弄障眼法兒，那裡是怎麼爛柯子？韓清，快趕他出去，不許他在此攪擾！」王質唱一闕〔山坡羊〕道：

老夫人，不須焦躁，看看的無常來到。你縱有萬貫家財，到臨終沒有下梢。誰似我無榮無辱也，散誕巡遙沒煩惱。聽告：不如棄了繁華好。苦惱！戀塵寰，怎得長生不老？

竇氏道：「半句虛言，折盡平生之福，少說些倒好。」洞賓道：「王質且回洞府，待我喚金童、玉女下來，勸夫人出家。」王質依舊上畫兒去了，只見金童、玉女立在竇氏面前。洞賓道：「仙弟、仙妹，取出仙果、仙酒，唱一個小詞兒，勸老夫人。」那金童、玉女齊聲唱《醉翁子》道：

勸夫人，得休便好休，榮華水上漚。雖然月享千鍾粟，何不抽身早轉頭？早轉頭，免心憂。若是不知進退，直等待洪水漂流，母子南北實堪愁。路逢猛虎難行走。勸你修時你不修，那時懊悔，空把神仙叩。

唱罷，洞賓道：「仙弟、仙妹，且回洞府。」竇氏道：「你三人苦苦勸我出家，我是一個婦人，難道沒個熟事的引路，就跟你這面生道人走不成？」洞賓道：「老夫人說得極是，若果然肯出家，我叫湘子來引路。」竇氏道：「湘子在那裡？」洞賓道：「只在眼前。」竇氏道：「你叫得他來，我情願出家。」洞賓用手一指道：「仙弟，為何還不現出原身來？」只這一指，那道人就是湘子模樣，一毫兒也不差。竇氏道：「你這障眼法兒如何哄得我動？」湘子道：「我再度一個人跟孀娘出家何如？」竇氏道：「度那一個？」湘子便在自己腋肢底下擦出一堆黑泥垢，把些涕唾和一和，搓成彈子大一丸，擊在掌中，叫道：「有緣的來吃我這丸仙藥，我就度他成仙。」那沃老兒趕上前拿了，一口吞下肚子，就有雲捧著沃老兒的腳跟，起在半空。那權老兒道：「師父，我兩人一同跟師父來，怎的不把一丸藥兒度我？」洞賓也向自己腋肢底下擦出泥垢來，搓成一丸，遞與權老兒。權老兒接過手吃了，也有雲捧著他的腳下。藍彩和又擦一丸黑泥，叫道：「有緣的早來，不要錯過了。」只見勒羅裡鑽出一個小丫頭，叫做金蓮，原在蘆英房中伏侍的，也是他的造化到了，搶著這丸藥便吃，剛剛咽得下去。就有祥雲簇擁著他，與沃老兒、權老兒一般樣，離地丈許，金蓮高叫道：「奶奶、小姐勿罪，奴家幸遇仙師，離脫火坑，不得再伏侍了。」說罷，一陣風把他三人都送入雲眼裡不見了。

蘆英上前道：「婆婆，這道人若不是神仙，金蓮和兩個老兒如何得白日昇天？」竇氏道：「這都是妖邪法術，不要信他。我記得你公公在日，常說一個山中有個雲台觀，觀中有百十員道士，每每有五色彩雲瀾漫山谷，就是天上來迎仙人了。那觀中道士有不願住世者，便沐浴更衣，步入五色雲頭，那雲氣霎時消散，道士便不見了。如此數年，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凡要登仙者，預先齋沐，來到雲台觀中等候雲起，以圖飛升。一日，有一個遊方道人從山下經過，見大眾俱向空中頂禮，不顧尊卑上下，問知其故，乃說道：『若成仙如此容易，天下也沒許多所在安放這許多仙人了。』當下即駐足觀中，用心著意體察起雲的時日。過得數日，正坐在大殿上與姓王的法師談玄，忽見值殿的香公報道：『山上彩雲起了。』王法師即刻歸房，燒湯沐浴，更換新衣，那一股雲氣就遮滿了他的房門外頭，王法師冉冉踏上雲頭，雲氣便漸漸消散。遊方道人看見此等景象，便道：『這是魔妖噴氣成雲，可惜無知道侶，久死非命。』便乃捏訣禹步，呵叱風雷，只見霹靂交加，兩電閃爍，頓時方止，那五彩祥雲一些兒也沒蹤影。道人扯了觀中道侶，探訪其事。過得一個山頭，見那王法師臥倒山腰，連忙著人扶回觀中。再進幾步，有一毒蛇震死山谷，約有門來粗細，十數丈長短，穴中骷髏骸骨堆積如山，道士簪冠斗量車載，不計其數。才知前後登仙之人，皆被毒氣吞啖也。今日這個雲氣，得知是真是假？倘或這三個道人是妖怪變來的也不見得。世上那得神仙出現，媳婦不要錯了見識，落邪人圈套。」蘆英道：「婆婆說得有理，媳婦也只是不信。」洞賓道：「語在言前，怎的又變了卦？」

湘子見竇氏不肯認他，便道：「孀娘你年紀有了，叔父沒了，家中又沒一個嫡親骨血接續後代，你何苦戀著家緣，不肯回頭轉念？」竇氏道：「你叔父雖死，朝廷還月給俸米與我，呼奴使婢，總來照舊，有那一件不足意處，丟了去出家？」洞賓道：「老夫人目下雖然榮享，只怕時乖運蹇，敗落一齊來，自有不足意處了。貧道有詩一首，老夫人試聽。詩云：

命蹇時乖莫歎嗟，長安景致不堪誇。
漂流祖業無投奔，始信當初見識差。」

竇氏道：「這些不吉利的話，再說者打拐棒二十。」湘子道：「孀娘既怕說不吉利的話，何不同我去出家？」竇氏道：「祖宗

不積不世，生下汝來，那裡是我的姪兒？快快去罷！若只管在此胡纏，申一紙文書到禮部衙門，奏過朝廷，把天下的名山道院、勝境玄關，盡行掃除，教汝這伙人生無駐足之場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洞賓笑道：「湘子、彩和，我們急急去罷，莫連累著別人，惹天下人唾罵。」彩和道：「這般執迷，走也枉然。」三個便飄然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分明咫尺神仙路，無奈癡人不轉頭。

畢竟後來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